

平安古記録文中の唐代口語疑問句

砂岡和子

Colloquial Chines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on
the documentary diaries in the Hei'an period

Kazuko SUNAOKA

提要

本稿は日本の平安朝古記録に現れる疑問文のうち、漢語の口語要素を反映すると思われる文型と語彙を電算機のデータベース機能を用いて抽出し、古記録文中に中国近代漢語の一痕跡を探索せんと試みるものである。日本国語学の漢文訓読・訓点学の学術成果と伝統を未消化の内に、拙稿をしたためることの非難は覚悟ながら、中国語史の視点で日本漢文資料を調査した結果を提示したい。

古記録文は西暦9世紀後半から10世紀にかけ、男性平安貴族によって記された勤務日記、儀典心得の類を指す。時は唐風文化の最盛期で、貴族たちはこぞって漢文体による文筆活動を行った。彼らの基礎教養は純漢文であるが、古記録は私家文書の性格を有し、中国漢文を模しつつ日本語文法と訓読漢語語彙が融合した文体で綴られた。日本国語学では、この種の文体を純漢文に対して変体漢文と称すこともある。国内の研究は当然ながら、日本語史からみた研究が主で、漢語口語層に焦点をあてた先行論著は管見する限り見あたらない。従来国語学では、漢語の口語の範囲を、俗語や方言などに狭く限定して捕えがちであるが、口語は日常の漢語にも常見するのであり、事実平安古記録文にも口語漢語の影響を発見できる。

さてふりかえって、中国語学界をみると近年中国語史の研究が盛んになり、魏晉南北朝より唐、五代を頂点とする近代漢語の研究が活況を呈している。これは唐代原資料である膨大な敦煌文献の発見と、その整理解読作業の進展が大きな推進力となっている。日本でも、この唐代口語解明につき動かされるように、日本漢字資料中の漢語口語語彙研究が進み、『万葉集』『古事記』『日本書紀』中の中国語口語語彙が検証されつつある。

拙稿は日本平安期における漢語口語資料を「口語疑問文」という角度から個別検証したものである。古記録文中の口語疑問句に焦点をあてた理由は次の2点にある。

第一に近代漢語史において、唐代は新出の疑問文型ならびに語彙が際立った時期であること。

第二に疑問句表現形式は、中国語と日本語で大いに異なるため、古記録文の漢語の影響を観察するのに有効な指標となりえるはずである。

論題を唐代口語としたが、六朝期や晩唐後の五代を排除するものではない。六朝に芽生え、五代に至って成熟期を迎える中国近代漢語研究の確実な原資料は、質量とも敦煌資料の右にでるものは、現在まで見あたらない。従って口語研究は唐代をもって近代を代表させるのが一般的である。しかし結果からいうと、平安古記録文中の口語語彙および文型は、むしろ古代漢語から脱皮しつつある比較的保守的な近代口語層に属し、中唐から晩唐期の敦煌文学作品に顕著な新出口語は稀であった。よって正確には「平安古記録文中の近代前期漢語口語疑問句」とでも命題すべきところであるが、近代漢語という定義や時代区分を現段階で厳密にすることは難しい。そこで便宜的に近代漢語のピークを唐代で代表させ、題名とする。

幸いにして平安古記録文の検索は、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が古文書データベースのサービスを開始し、電算機による迅速大量の検索作業が可能となった。遠隔からもアクセスでき、語彙そのものの検索と統計は驚くほ

ど簡便になった。しかし最も基本的な作業である、原資料の校勘作業に今回は手をつける余裕がなかった。加えて本稿で選んだ検索キーワードが正鵠を射ているか、統計結果の意味分析、古記録文献資料間の言語の質差をどう観るかなど、今後検討補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課題は多い。

本稿は1997年9月10日より15日まで、中華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敦煌飯店で開かれた、中国敦煌吐魯番学会、杭州大学敦煌学センター共催の97年敦煌学討論会において口頭発表した論文に、加筆修正したものである。中国側の本討論会論文集は出版未定で、本学紀要に先に発表をお許しいただくことにした。中国発表時の論題は「日本平安古記録文中的口語疑問句」であるが、本紀要掲載に際し上記のように改めている。

なお、中国での討論会参加にあたって、駒沢女子大学国際交流委員会の97年度国際交流費助成を得たことを感謝する。

拙稿の執筆にあたり、古記録文の諸先行研究の所在と、東京大学資料編纂所検索サービスの情報を御教示賜った、本学日本文学学科倉本一宏助教授、ならびに杭州での上記討論会で発表の際、貴重な提言を頂戴した鄭阿財台湾中正大学教授、顔廷亮甘肅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教授、黄征杭州大学敦煌研究中心教授、張金泉同古籍研究所教授、ならびに討論会に同席された諸先生に紙面を拝借し深謝する次第である。

0：引言

本文要匯報一下在日本平安時代古記録文中的口語疑問句型，將它與中國近代漢語的疑問句相比較，試論唐代漢語給東瀛日本所留下的語言現象。

古記録文は大約在公歴9到11世紀之間，日本平安朝臣仿照中文寫的實用性文件總稱。當時貴族們以日記體記錄了日常生活、宮廷禮儀以及風俗習慣等，因此它作為研究日本中古時代歷史和語言生活的珍貴資料。

曾經日本幾位學者指出，在平安古漢文裡保有豐富的口語材料，其中相當部分是當時漢語詞匯和語法的反映。筆者重新搜集過一些古記録文裡的口語疑問句例，將初步比較它與中國近代漢語〔包括敦煌文學作品〕有關語言現象，將進行分析在絲綢之路東端的日本如何受到唐代口語漢語的影響，以便共同討論敦煌文學所代表的唐代口語的分布。這次調查是利用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古記録全文數據庫 Full Text Database》約7萬5千件數據的結果，特此表明。

1：古記録中の疑問句類型

古記録文の文體一般叫做《變體漢文》。它基本上借用漢文，可是讀音卻用日語。為了滿足借用漢文表達日語的需要，古記録文的作者們用日語訓讀大量的漢語外來詞，有時倒轉語序，或彌補漢語本來沒有的日語詞匯和虛詞等手段，完成了中日結合的一種實用文。這些初期作品全用漢字，後來等到日本假名的創作和發展，漸漸混用片假名和平假名。因此古記録文の疑問句雖然脫胎於漢語，但也有換骨的部分，應該注意鑒別。

筆者根據峰岸明1986的分類，重新把它整理如下：

〔A〕詢問句 (1) 要求說明 疑問代詞 (+ 語氣助詞)

例：何事…？ (何物/何様) …歟？ 誰…乎？ 如何…乎？

(2) 要求選擇 (連詞) + 疑問助詞

例：(為當) …歟？ (為當/將) …歟？

(3) 要求是非

(a) 句末 (情態副詞) + 疑問詞

例：Vp…何者？ Vp… (哉/也/歟/乎) 如何？

(b) 句末否定副詞 例：Vp… (不/否) ？

(c) 句末疑問助詞 例：Vp… (歟) ？ Vp… 乎？

〔B〕疑問句 (a) 句末助詞/疑問詞 例：Vp… (歟/乎/哉/如何) ？

(b)副詞 + 疑問助詞 例：(若/蓋/案/疑) … (歟/乎/哉/耶) ?

我們在這些句型當中可以發現明顯的漢語口語特色。首先為選擇疑問句和句末用否定詞的是非句等疑問句式，其次是複合音節的口語疑問代詞的多用，雖然還保留著一些古代漢語虛詞因素，比如疑問助詞“歟”，副詞“蓋”等。

近代漢語口語疑問句的特色。一般認為大約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a)少用句末古疑問助詞 (b)用近代疑問代詞 (c)用新型反復、選擇疑問句型
敦煌文學作品是近代漢語的資料寶庫，我們在這裡也經常可以看到如下句例。

(a)不用古漢語句末疑問助詞

世上莊田何不買？《董永變文『敦煌變文』 p.110》

門人問牙人曰：甚人交來？《蘆山遠公話『敦煌變文』 p.176》

(b)口語疑問代詞的出現

前生修甚因緣，今世形容轉差？《丑女緣記『敦煌變文』 p.788》

蠻奴問語：弟（第）第一要何物？《韓擒虎話本『敦煌變文』 p.201》

（韓擒虎）啟言將軍：“擒虎去得。”“要軍多少？”《同上 p.200》

(c)是非問、選擇問、句末否定詞問等口語疑問句型的出現

從城排一大陣，識也不識？《同上 p.202》

為復言詞相觸悟，為當去就拙旋回？《歡喜國王緣『敦煌變文』 p.773》

秋胡啟娘子曰：未委娘子賜許已不？《秋胡變文『敦煌變文』 p.155》

識一青提夫人已否？《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敦煌變文』 p.720》

按著近代漢語口語疑問句的演變歷史過程，筆者認為古記錄文裡的疑問句漢語口語成分，主要表現在如下三點。

- (I) “何樣” “何等” “何似” “多少” “幾許” 等複音節口語疑問代詞很豐富
- (II) “為當…？” 等選擇問疑問句型的多用
- (III) “…否？” “…不？” 等反復問式的出現

下面要具體介紹一下日本古記錄文裡的口語疑問句例句。

2：古記錄文裡的口語疑問句例

(I) “何樣” “何等” “何似” “多少” “幾許” 等口語疑問代詞句類

古記錄文裡出現的疑問代詞有“誰” “如何” “何” “多少/少多” “幾” 等。其中可以算作口語疑問代詞的有“何（一共出現2284次）” 字跟一些名詞成分結合的，如“何事（395次）” “何者（293次）” “何樣（51次）” “何物（20次）” “何等（20次）” “何似（1次）”。這些疑問代詞一半用為反問、不定、任意等義，真正用為詢問義的只佔一半。此外也有“多少（32次）/少多（1次）” “幾（274次）” “庶幾（12件）” “幾許（5件）” 等口語疑問代詞。“甚” 字出現895次，不過都是程度副詞，無疑問詞用。“什” “怎” 等字用為疑問詞的都未見。

除此以外、古記錄文裡還有可能更多的口語疑問代詞，比如齋木一馬1980所介紹的《玉葉集》中出現的兩例“緣底” 這個詞語。這是一種行業化了的漢語口語疑問代詞，在唐宋禪宗語錄裡經常能看到。但因為本搞檢索的範圍只限于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電腦數字庫所收錄的七種古記錄文，後者未能找出“緣底” 以及其他口語疑問代詞。

(I - A) “何事” “何物”

【小右記】萬壽1年9月19日 公元1024年9月19日

中關白^②云、有大思失事、可有御贈物、暫可祇候、抑已入御、為之如何、余答云、寔雖入御亦是御前也、有何事乎、關白起座催御贈物、大納言賴宗持御帶、〈納筥〉大納言能信持笛、〈納筥、〉中納言長家持手本〈納筥、〉跪候御前、余問云、何物〈奈所ノ物〉一一稱名、〈可稱其人獻上歟、只稱物名如何、近代如此〉

(I - B) “何等物”

【小右記】萬壽2年9月5日 公元1025年9月5日

今年御修法以何等物充用乎、保相(藤原)為藏人之時、屏風、佛器等仰事由令奉仕、一一可尋行者

“何等”一共出現20次，常以“何等事(14次)”“何等物(1次)”“何等人(1次)”等跟名詞結合的形式出現，單用“何事”只有4例。

(I - C) “何樣”

【小右記】長元4年2月23日 公元1031年2月23日

〈後聞、以比木目矢射部領、此間已無正稅、〉彼子男射殺使永正者、何樣可行哉

(I - D) “何似”

【平安遺文】僧泰信書狀 園城寺文書 任壽3年1月4日 公元853年1月4日

孟春猶寒^③，惟□(大)德道體，動止康和，即日泰信蒙恩，不審近日道體何似，伏計不失葆重

(I - E) “多少”

“多少”一共出現32次，一半用為不定義。“少多”只有1例，也是不定用法。

【小右記】萬壽1年10月16日 公元1024年10月16日

大納言能信・中納言長家(藤原)・參議廣業於陽明門相逢，相從參入，〔入〕自敷政門，呼左頭中將公成問公卿給多少，只今所撰不及廿枚者

(I - F) “幾”

【平安遺文】權少僧都真紹付屬狀 貞觀10年1月23日 公元868年1月23日

右二箇寺，頃年某甲所勞攝也，而年齡老衰，臨終之期不知今幾，因茲，奉付屬宗觀大大德德之末則門徒之中，簡擇其人，付屬而已

(I - G) “幾許” “多少”

【小右記】長元4年8月24日 公元1031年8月24日

入夜頭弁來，傳關白消息云，從內被仰云，伊勢太神宮・豐受宮禰宜等欲加一階者，令奏奉申〔由〕，亦可被加奉唐錦綾，其數幾許宜乎，余令申云，多少可在疑〔觀〕慮

(I - H) “緣底”

【玉葉】^④文治1年12月27日 公元1185年12月27日

於此事者，依無理又無例，緣底忘當時後代之禍亂，可被行古今無例之新儀哉

【玉葉】^⑤文治2年1月15日 公元1186年1月15日

余云，此事全不可及議，就中，黃金為御正體之由指而無所見，宣命猶載神寶之，今緣底輒可定御體哉，還神靈有恐

〔Ⅱ〕“為當…？”類口語選擇疑問句

東大史料編纂所的數字庫里“為當”一共出現26次，但用以選擇連詞的只有14例。其它一半“為當”實際上是“作為當某所有”義的複合詞，如：“為當寺領之由明鏡也”。

日本學者認為，前者選擇問句型受到中國佛經語言的影響。但古記錄文的例子都單用一個連詞“為當”，不象敦煌變文和禪宗語錄那樣，沒有套用“為當”例，也未找到“為復”等其他連詞。與此相反，古記錄文裡“為當”選擇疑問卻經常跟“慥不知”“未知”等副詞連語，或“歟”“乎”句末助詞一起用。這種用法雖然在漢語選擇問也有，但也許是日本漢文在形式上未能疊用兩個“為當”的一種補充措施吧。

〔Ⅱ—A〕“未知…是…耶，為當…耶？”

【平安遺文】僧空海書狀 弘仁4年 公元813年

遮那三密何處不遍，汝三密即是，不合外求，又余未知，公是聖化耶，為當凡夫耶，若佛化則佛智周圓，有何所關，更事求覓

眾所周知空海和尚（公元774-835）是留學過西安的日本真言宗的開祖，他精通漢語是與他深造佛經有密切關係。平安時代早期，他們留學生手筆的日本漢文屬於典範的所謂佛經漢文，上面僧空海書狀是一個很好的見證。在8、9世紀，日本政府向大陸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迎來了日本唐文化的一個高峰期，持續到公元894年停止派出遣唐使為止。以後日本文化逐漸轉向國民文學的方向發展，宮廷女官們寫的日記隨筆風行一世。古記錄文的文體也在這種潮流的影響下產生的一種漢日文結合的日本漢文，跟空海和尚他們的佛經漢文相比，已經有相當程度日語化了。上面已指出過，古記錄文疑問代詞之所以常套用副詞和句末助詞也是因為要補救單用“為當”的不足。

〔Ⅱ—B〕“若…可…乎，為當可…乎？，慥不知…？”

【九曆】承平5年9月7日 公元935年9月7日

議云^⑦，去年十五日可牽信濃敕旨御馬，申延期今日牽進云云，左衛門府饗因例可奉仕，前例牽件御馬日之作法，外記政畢後，因例著侍從所，其後還著左衛門陣，而今日上卿不參，隨無外記政，若可參左近陣乎，為當直可候此陣乎，慥不知上卿不參日之例

〔Ⅱ—C〕“未知…歟，為當…歟？”

【九曆】承平6年9月21日 公元936年9月21日

又仰云，太政大臣著左近陣日，未知其所者，南座歟，為當北座歟，但故南院式部卿親王（是忠）云，仁和先帝（光孝天皇）在親王（時康）時參陣之日著南座，是故堀河太政大臣（基經）依著南【北】座歟云云，但此說不定也

〔Ⅱ—D〕“若…歟，為當…歟，猶可…歟，…歟？”

【九曆】天慶8年10月1日 公元945年10月1日

〔申〕云，侍從廚家所獻之御贄者，令從件例者如何，仰云，此事尤可然，但先帝（醍醐天皇）之御時，被亂行諸事，然而彼時猶不問元慶之例，若誤歟，為當改定歟，猶可從近例者，（中略）一殿下仰云，出居之次將召掃部，一音歟，二音歟，申云，二音也

上面是“為當…？”和句末用語氣助詞“歟”套用的例句。“歟”字在古記錄文中使用頻度最高的助詞，共

出現1528次之多。漢語的“歟”能表示疑問、反詰、感嘆等語氣詞，但它在古記錄文中，很少表示疑問，而放在句末表示疑惑功能，並在會話中出現得特別多。另外“歟”和“為當”同用，這完成符合日語疑問句的語言習慣，漢語則不能。平安時代的日語要表達疑問，就一定要把「か、と、ぞ」等所謂「係助詞」放在句中，和句末助詞相應而構成的。可以說“歟”字在表面上屬於古代漢語助詞，實際上已經變成日語表疑惑的句末助詞。初期的“歟”全都用漢字標記，後來被日本片假名“カ”或平假名“か”所代替後，現已發展成為日語最常用的句末疑問助詞“か”。古記錄文的“為當…？”類選擇疑問句不疊用連詞，而句末套用“歟”等助詞這種特點，顯示著漢語選擇疑問句在日本化的一個演變過程、甚至後來連詞也省掉不用。下面是選擇問只用句末助詞“歟”的例子。

(Ⅱ-E) “歟，將又歟…？”

【小右記】寬仁2年1月3日 公元1018年1月3日

今案，東西雖實(異)禮儀可同，何有差別，續水心若見誤所記歟，將又一二字轉寫者失誤歟，然則今日東西拜同者一許丈如何，公然此事

我們可以發現上面“為當…？”類選擇問都和副詞“若”(表假定)“不知”“未知”“未省”“未審”(表未定義)等，情態詞搭配。這種用法在敦煌變文等口語漢語中也常見到。

(Ⅲ) “…否？” “…不？” “…莫？” 等反復問類

古記錄文的否定詞“否”“不”，大多在“不知…(否/不)？”的形式出現，只表示存疑而不能表示反復問。比如：“不知覽否？” “不知勤不？” “不知堪不？” 等。只有少數“否”“不”就初具否定整句的功能，在句末以“Vp…(否/不)？”的句型，能表示反復問。“…以(已)否？” “…也無？” 等口語疑問句型，都未見到。下面請看較成熟的反復疑問句例。

(Ⅲ-A) “問使卿參否？”

【小右記】寬弘8年12月22日 公元1011年12月22日

〔公〕卿一兩參入，問使卿參否，外記德如(中原)申云，藤大納言申病由，修理大夫(藤原通任)申故障，〈任參議後，未初參，仍申故障，〉皆參入者

(Ⅲ-B) “定申唐人安置否？”

【御堂關白記】長和1年9月22日 公元1012年9月22日

定申唐人安置否，申云，商客參等事有年紀，而頻參來，雖非穩便，須被放卻，而此度時代新遷，初以參著，被安置宜歟者

(Ⅲ-C) “若…宛文乎否？”

【小右記】長和2年6月28日 公元1013年6月28日

予彼時定尋前跡所著歟，報以此趣，又問云，上達部帶劍若待兵部宛文乎否，報不待之由，又公卿宛文有無不覺耳

(Ⅲ-D) “奏乎否者？”

【小右記】寬任3年2月23日 公元1019年2月23日

先是大臣問余云，此定文奏乎否者，答被奏之由，大臣召外記問出居・堂童子事

(Ⅲ-E) “可削莫歟？”

【小右記】萬壽1年9月17日 公元1024年9月17日

近日親王無出仕人，只不知，至童親王必不入歟，欲令尋前例，上古定文無局中，文德實錄豐樂院射禮童親王射，余以此由示賴隆，有感氣，然而以童親王入念人無前例，可削莫歟，隨人人氣事

“問…不？”一共出現9次。我們應該注意所有的“問…不？”用為反復疑問句。因為所謂日文“候文”“問…候不？”是一種套語。他的語序已經按著日語否定句的順序來倒轉過來的，所以這種“不”字並不能看作真正的句末否定詞。

下面是主動詞“問”帶著“等候不？”的例子，可以算作漢語式反復疑問句。

(Ⅲ-F) “問…(等)候不？”

【小右記】寬仁3年4月27日 公元1019年4月27日

詔書覆奏是大外記文義申之，仰可申次人之由，後聞，大納言公任卿奏之，〈後日大納言云，先可問內侍候不，而不問直奏，思失也者〉

【小右記】寬仁3年5月20日 公元1019年5月20日

廿日，丙子，參內，(宰相乘車尻)先是左大弁道方參入，以左中弁經通傳仰陰陽寮令勘申仁王會日時，又問文書等候不，皆具候者

3: 小結

上面我們粗略地看過日本古記錄文中的口語疑問句例。如果把他們再細一點地分析比較，會找到更多的口語漢語成份。但它跟唐代口語的相近只不過是漢譯佛經語言的水平而已，遠不至於敦煌，禪宗語錄那樣正面反映當時的口頭語言。因為古記錄文除了會話部分外，基本上屬於書面語。我們從平安朝臣們寫的『九曆』『小右記』『御堂關白記』等日記的描寫中，得知他們經常接見入唐僧，平時和遣唐留學生往來。這種學習環境一定使他們對當代口語漢語都有很深的了解的。但事實卻不能證明他們的口語能力，他們留下的作品大多基本上遵守魏晉南北朝以來書面漢語的規矩。這是因為平安時代的朝臣們雖然能欣賞佛經、『文選』、唐詩等文學作品，可是恐怕很少機會接觸中國俗文學，特別是口唱文學的原故吧。

現在幾位日本學者開始進行日本漢文的語言跟唐代文學作品對比研究，已經發現了很多共同詞匯和語法。希望今後進一步調查分析，要探索兩種語言的同化現象和異化現象。

注釋：

①峰岸明 1986 p.643-663

②『小右記』正名為『小野宮右府記』，右大臣藤原實資的日記(957-1046)。

它有幾種自抄本和古抄本，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纂『大日本古記錄』(1952-1983全18冊、岩波書店)所收。

③『平安遺文』竹內理三編纂(1964-1980)全16冊 東京堂出版

④此項是齊木一馬 1980引自『玉葉』的兩條例文。『玉葉』所著的時間為平安後期，比其他古記錄文較晚。

⑤『玉葉』又稱『玉海』，九條(藤原)兼實的日記(1164-1200)。有內閣文庫本68卷以及其他抄本。

⑥峰岸 1986 p.659引日本石山寺本法華經古訓讀點“為是…為是”“…為…為…”的例子。

神田喜一郎 1983 (p.380-415) 1987 (p.31-38) 松尾良樹 1987 (p.1-18) 1990 (p.26-36)

蔣禮鴻 1981 p.479-486 等書都有指出彼此的影響。

⑦『九曆』正名為『九條殿御曆記』，右大臣藤原師輔的日記(908-960)。有幾種自抄本和古抄本。在『大日本古記錄』所收。

⑧峰岸明 1986 p.649-6655 說有3千多，這是因為他還用『大日本古記錄』其他材料。

⑨ 蔣禮鴻 1981 p.479-486

⑩ 『御堂關白記』正名為『九條殿御曆記』，右大臣藤原師輔的日記（995-1021）。有自抄本和古抄本。在『大日本古記錄』所收

主要參考文獻

- 1：日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自從1997年6月份開始在國際互聯網（因特網）上公開提供古文書『平安遺文』以及古記錄文『大日本古記錄』所收的『貞信公記』『九曆』『小右記』『御堂關白記』『後二條師通記』『殿曆』『中右記』等一共7種日記，約7萬5千件文。備有單字、詞語以及其它關聯詞語索引。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的主頁號碼是：<http://www.hi.u-tokyo.ac.jp/index-j.html>
為了保護書籍出版權，目前在因特網上只提供檢索服務。
- 2：峰岸明 1986『平安時代古記錄の國語學的研究』東京大學出版社
- 3：峰岸明 1986『變體漢文』東京堂出版社
- 4：齋木一馬 1980『記錄語の例解—國語辭典未採錄の用字、用語』
高橋隆三先生喜壽紀念論集刊行會編『古記錄の研究』所收
續群書類從完成會發行
- 5：小島憲之 1962『上代日本文學と中國文學』（上中下）搞書房
- 6：橋本義彥 1995『平安の宮廷と貴族』吉川弘文館
- 7：呂叔湘 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學林出版社
- 8：江藍生 1988『魏晉南北朝小説詞匯匯釋』語文出版社
- 9：志村良治 1984『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三冬社
- 10：太田辰夫 1988『中國語史通考』白帝社
- 11：神田喜一郎 1983『日本書紀古訓考證』『神田喜一郎全集』第二卷 同朋社
- 12：神田喜一郎 1987『『萬葉集』は支那人が書いたか繼紹』『神田喜一郎全集』同上
- 13：松尾良樹 1987『日本書紀』と唐代口語（『和漢比較文學』第三期所收）
- 14：松尾良樹 1990『平安朝漢文學と唐代口語』（『國文學解釋鑒賞』第10期所收）
- 15：王重民主編 1957『敦煌變文 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
- 16：蔣禮鴻 1981『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四次增訂版）上海古籍出版社